

吉林文史資料

第 14 輯

《吉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

1961.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 日军细菌杀人罪行的见闻录……………韩 蔚 (1)
- 我闻知的细菌部队……………赵朴谦 (11)
- 参观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及有关见闻……………李野光 (16)
-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佟振宇 (28)
-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遗迹调查……………邹世魁 (38)
-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佟振宇 (47)
- 一九四〇年农安鼠疫流行的惨状……………李继新 (78)
- 日军血洗白家堡子目击记……………胡乃千 (88)
- 白家堡子惨案亲历记……………李忠昌 (94)
- 回忆白家堡子惨案……………惠连芳等 (99)
- 我在日本守备队的见闻……………李廷有 (113)
- 日本宪兵队在敦化的血腥暴行……………吴白岩 (117)
- 通化教育界惨案亲历记……………徐云翔 (119)
- 在长春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李寓春 (123)
- 我知道的国民党长春督察处……………李野光 (132)
- 国民党长春督察处罪行访查记……………邹世魁 (141)

日军细菌杀人罪行的见闻

韩 蔚

编者按：一九三六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先后建立了一〇〇部队、七三一部队、荣字部队、波字部队等，极端秘密地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实验，并用于实战。本文作者亲见亲闻了许多内幕情况，对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细菌杀人罪行，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是作者“文化革命”前为本会撰写的三篇回忆录的摘要。题目均为编者所加。

川岛芳子——北野——中村

一九三八年春季，我到北京见到金璧辉（川岛芳子）^①时，金曾对我说：“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中将）给我介绍一个北野大佐^②，今天晚间在我这里吃饭，你来得正好，有机会多认识一个日本朋友，是很有好处的。”接着她又说：“北野不但是军事家，还是个科学家。在华北的日军将领们都称赞他是个人物。跟他交往的人，在中国人里，恐怕只有家兄（指金璧东）^③。如果跟他拉拢上，要什么地位

① 川岛芳子：清肃亲王善耆之女，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之养女，改日名。

② 北野大佐：日陆军军医北野政次，后升为少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任731部队长。

③ 金璧东：清肃亲王善耆之子，曾任伪新京特别市市长。

都不成问题。”

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北野身穿日本和服，带着两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一个叫中村，另一个名字忘记了）走进了金璧辉的客厅。北野待人表面上很和蔼，没有一点官僚习气。经金的介绍，北野邀我第二天到日本饭店千代田去吃饭。在座的有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今井参谋处长，松本大佐，和那个穿西装的中村吉二。北野在桌上介绍情况说：“今井处长和松本大佐你们都是熟人，中村医官是医学界的著名人士，也是现代科学家。”原来中村得过德国医学博士学位，是专门研究细菌的。中村问我认识不认识吉林省卫生厅长望月升（日本人），我因为和望月升很熟，就详细介绍了望月升的近况，我俩唠得更亲热了。之后，中村对我说，他最近要到满洲（东北）去工作，地理人情很生疏，希望我能多给他介绍几个中国朋友。

宴会之后，我到金璧辉的住处。她问我今天会见的都有谁？我说都是些熟人，只有中村吉二是初次见面。金说：

“中村这个老小子见人就抓，也不怕棘手，你不要跟他接近，免受他的细菌感染。听说中村要到满洲去成立传染病院，已经辞去军医中佐的职位。他还不到退役年限，到满洲去恐怕是另有使命吧！”金又说：“中村是个中国通，新京（长春）他更熟悉，在十多年前他就在新京头道沟开过洋行，卖药贩毒（白面、鸦片），他很有钱，用钱找他行。据说他这次是受石井四郎的命令要到千早传染病院去进行生物试验。”

从金的谈话里得知，中村时常到她家去，很早就想要认识几个从满洲来的中国人。这次抓住我，当然不肯放松，所

以就千方百计地想法叫我到他家去串门。

我和中村接谈后的第二天，就到中村家去作客了。中村住的是一座中国式的四合瓦房，室内大部分是中式家俱。这天中村全家有计划地接待我这个“满洲朋友”。中村穿了一身中国式袍褂，他老婆也穿的中国式旗袍，连侍女们都换上了中国服装，只是鸭子步没有改掉，冷眼看倒看不出“大和魂”味。全家都说北京话。中村对我说：“韩先生请到我这来住吧，我这比金司令^①那安静得多。有时间我们可以多谈些满洲情况。满洲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接着中村诉说了他是一九二八年从日本陆军医院退役到长春开设药房的，一九三七年他应召到日本大本营作过化学兵团的工作计划。中村又说：“我常听金司令阁下说，韩先生是笠原^②参谋长阁下相处多年的老朋友，北部（英俊）中佐曾谈过韩先生为大东亚共荣圈奔走过土耳其的和平，您真是一位忠诚的日满亲善者。我不瞒您说，我要去新京一〇〇部队工作，到新京时，还要请您多作向导。”

我听说过一〇〇部队是设在长春市郊（石虎洞）的一个专门研究生物细菌的特种保密部队，也听说过有些乞丐被弄到里面去不能活着出来。伪满警务总局参事官孙仁轩也向我透露过一些情况。还有千早传染病院和一〇〇部队秘密协作，经常给运传染病患者和尸体，数字很大。究竟内情如何还是个谜。有一次，在中村喝醉酒后，我套出了他有关一〇〇部队的下述谈话。

中村说：“大量制造病菌，使之分泌毒素，一不用花费

① 金司令：即金璧辉，因曾当过“安国军”司令。

② 笠原：日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

大批金钱，二不用特设制造工厂。论起现代化战术，日本在这方面（指细菌战）可是走在前边了。”“这种方法研究起来很有兴趣，在任何一个研究室里都可以大量制造。甚至在研究医用细菌的招牌下也可以进行。而且很多为工业发酵过程所建立的工厂，也能用来大量生产致病菌及其毒品。”他说：“你不是开过制药厂吗？对化学是很有研究的吧？未来的科学战，细菌战是最便宜的。它可以用最小的本钱，大规模地消灭敌人。”中村还讲，日本早在三十几年前就着手进行细菌战研究，日本大本营里设有军事研究室，专门研究细菌战术。石井四郎就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说，鼠疫、霍乱或者伤寒病病菌都比炸弹来得便宜。炸弹扔下来，一切物资都将受到损坏，而细菌战术只是使人害病死掉了，工厂、矿山、房屋、设备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中村还透露：日本陆军军事研究所正在研究海下原子炮，一旦成功威力更是强大。谈话末尾，中村嘱咐我：“我们今天的谈话都是科学家的幻想，日本这种新的科学战现在还保密，可别对外人说。”

见到石井四郎

中村从华北到伪满新京。他在千早传染病医院工作不久，就调到一〇〇部队。这期间他和我相处得很不错，我们经常到“日满料理店”和“军人会馆”去喝酒。中村的老婆是石井四郎的妹妹。石井四郎是日本出名的“细菌学专家”。不久以后，石井来到伪满新京。

我曾在关东军司令部官邸会见过石井四郎。石井中等身材，语音很尖，态度稳重，显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他说：“战争

光靠兵力，对今天来讲已经过时了。科学上发明了大批杀人而不损害物质的有力武器，既简单，又便宜。不久即可在无住宅区（作者按：石井的意思可能指的是无人居住地带）建立起实验中心。”这样的话，中村也曾说过。

石井到新京不久，吉林省白城、前郭旗等地相继发生了百斯笃（即鼠疫），以后又蔓延到农安、德惠。

参观一〇〇部队

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村邀我到一〇〇部队去参观。里边的实验室皆用代号。进一个培养室要经过五道门。我们走到一个实验室，被一个穿白衣服日本人阻止说：“现在正做试验，非本室人员不准入内。”中村说：“这里是传染病尸体化验室。”中村看出我有几分失望的样子，就领我到地下室的实验室去参观了。地下室设有湿度表、温度计和洗涤器具。洗完手，戴上口罩，换上白衣服，又经过消毒，才准许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一排大小不同的电解槽，里面是用水泡着的“琼脂”，又名洋菜，是用来培养细菌的一种食料。第二排案子上放着大小不同的培养皿，两边有大型烘箱，还有荧光灯、高压灭菌器等。再往里走，两边是暗室。中村说：“这里是培养室。”又说：“生物杆菌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的媒介，生长于普通培养基，需氧气，不运动。如果把它放置在黑暗潮湿的地方，可以生存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如果放在完全干燥的空气中，二三日内即可死去。这种菌可生存在米谷、棉花上，加热到八十度即可死亡。但耐寒力很强，冰冻之下几乎可以无限期生存。”

又往里走出五十多米，往左拐入地下暗室。这时顿觉空

气阴森，一股令人作呕且又强烈刺激眼睛的恶臭逼得人难以自由呼吸。只见走廊两旁约有十几个门，全用红黑布制的门帘挡着。这时正值中间一个门开了，从里面推出一辆手术床，由三个穿白衣服的日本人推着，上面用白布盖着，高高垒起至少三具尸体。当时，我心里感觉象有块石头猛地一沉。这时有个日本人把中村引向一边，背着我不知嘀咕些什么，好象问中村为什么把外人带进来。中村搪塞说：“这是楠本（关东军司令部附军事部最高顾问，中将）叫来的。”

再往前走，两边的屋子里陈列着许多大小不同的干燥箱，有个屋子里统统是化学药品。再进到另一座楼里，里面特别宽敞，安装着四个能容约一吨左右的形似灭菌器的装置（类似立式反应罐），正面装有冷凝管。另外几处都有人看守，并且有牌子写着“不准入内”。据中村说，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有指定的工作范围，不准随便乱窜，纪律特别严。

据我所知，日军在“七·七”事变前后，就曾使用过细菌武器和毒气。建立了以千早病院为基础的细菌培养中心，之后又建立了一〇〇部队和七三一部队。他们以中国人（多半是所谓“政治犯”、“思想犯”，也有妇孺）作为细菌实验品。据说被实验者不下三千多人。中村就对我说过：“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往一〇〇部队送活人作实验。”

“荣”字部队的细菌实验

一九四二年我在徐州时，曾接受“平林”师团的命令搜捕鼠类。因没完成任务，该师团参谋长把我召去开了一次会。因这个任务特别迫切，我曾问过板田（日军中佐，元泉参谋长的亲信，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当时交给我一个小

册子，我看到板田用红笔在“荣”字部队上划出标记。我当时想乘机了解一下“荣”字部队是否跟满洲的七三一部队相同。有一次，我和板田在他家喝酒，板田说要老鼠是用来研究细菌武器。他说：“南京的‘荣’字部队设有石井式培养器二百多具，能造出廉价的杀伤力强大的武器来。它可以消灭或剥夺敌人的战斗力，而不破坏他们的军用物资。”

“荣”字部队也叫一六四四部队，是一九三九年成立的，创始人也是石井四郎。该部队共设有十二个支队，总共有一千五百人。石井离开该部队后，由石井推荐的太田大佐担任部队长。由太田设计的孵育室装有石井式培养器二百多具，每一生产周能制出细菌十公斤左右。这一内部情况是小野寺中佐（曾在“荣”字部队担任总务部长）和板田对我说的。

小野寺亲自参加过石井部队远征队的协助工作。一九四〇年在宁波一带，一九四一年在常德一带，一九四二年在浙赣一带，均使用过细菌武器。撒布的办法，都是用飞机撒放鼠疫跳蚤。他们还把撒放过程摄成电影。我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过这个秘密新闻纪录片。纪录片开头是把一些特种器皿挂在几架飞机的下面；接着是飞机飞到“敌占区”上空，下面有“敌军”移动，还有村庄；然后是飞机返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任务完成”字样，石井四郎和另一个日本军人走出机舱；最后是银幕映出“结果”二字，映出中国报纸和报纸的日语译文，写着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一九四二年，我在徐州平林师团司令部再次看到撒布细菌的纪录片。内容大体一样，只是镜头多些，解说词详细些。这次有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和飞机着陆进行消毒的镜头，还有中国卫生

队身穿白大衣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的镜头。

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

听说，石井四郎在一九四〇年夏季，亲自率领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前往上海以南和华中汉口一带撒布细菌。据说，其目的是在具体战斗环境下进行一次大量散播细菌的实验。听小野说，鼠疫菌装在特制的瓶子里，这些瓶子装入金属制的盒子里，再把几个盒子装入放有冰块的特制大箱子里。飞机空投前，用鼠疫菌感染跳蚤。

一九四二年夏季，七三一部队派出一百多人，与南京“荣”字部队共同组成远征队，撒布伤寒菌、副伤寒菌污染我国居民的蓄水池和水井。特别是在南京战俘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

当时在南京有中国战俘营两处，约三千人。石井四郎首先视察了战俘营，然后让战俘吃特制的烧饼。据参加这一罪恶活动的清水说，烧饼是由“远征队”做的，用注射器把细菌注入烧饼内。战俘吃完烧饼，就全部放走。其目的是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病流行。他们还把这些细菌注入西瓜和香瓜里，强迫战俘吃。

一九四四年春，我由华北回到伪满，在元泉少将^①家里见到宫田中佐（日本皇族）。宫田住处离我家很近，我们同坐一辆汽车回家。他下车时车上还有一个纸封筒，我招呼给他，他说“那是给你的。”到家拆开一看，是日军十三军团的“秘密战勤参考”，其中有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如要求日

^① 元泉馨少将关东军司令部附兼伪满军的高级顾问。

本土兵带着石井特制的烧饼，宿营时放在睡铺左右，当作忘带走的食品留给中国居民。

投 放 腊 肠 杆 菌

一九四五年，铁华部队^①接受命令：限期“肃清”北宁铁路沿线的“赤色分子”。但搜捕扫荡不见成效。于是请求“荣”字部队的别动队支援。后来可知少校弄到腊肠杆菌，派李兴棠带三个人去执行任务。李回来对我说，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一个用铅皮包装的木箱给铁华部队运去，是否使用和使用方式，他们都不知道。据说，那之后，在铁道沿线的两侧，一些蔬菜腐烂了，许多牲畜死亡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把铁道两侧宣布为疫区，强迫老百姓迁移。

秦 皇 岛 军 事 演 习

一九四五年六月间，伪满军驻冀东宪兵团渡边科长和战地行动队可知少校，带翻译郝玉衡，到秦皇岛参加日军军事演习。郝玉衡回来后对我说，这次演习有一〇〇特种部队参加。一次演习是：先把两个“囚犯”放在指定地点，飞机低空飞行，在距前二三百米的时候，施放毒气和另一种化学毒品。结果两个被害者的皮肤都被灼伤，呼吸困难，两眼睁开不开。三十分钟过后，两个人的皮肤上都长出有扁豆大小的红斑，附近植物的叶子上也长出了白色的斑点。

另一次演习是飞机投放无声炸弹，爆炸时产生一股黑

^① 铁华部队：冀东伪军“铁石部队”中的特务部队“战地行动队”的别称，曾执行过撒布细菌的任务。

烟，接着地面上笼盖一层黑绿色的烟雾，烟雾消失三十分钟后，才验证被害者的中毒症状。被害者呼吸困难、嗓子沙哑、晕眩、咳嗽、流鼻涕、全身软弱无力、皮肤发热、呕吐、口流白沫，最后口流鲜血而死亡。郝玉衡是伪满医科大学毕业的，对中毒症状说得比较详细，我青年时也学过医，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我闻知的细菌部队

赵朴谦

一九四二年冬，当时我任教育会参事。一次赴佳木斯开会经过牡丹江，事先电告驻该市的第六军管区司令部军械处长赵国璧（和我是联襟关系）到站一晤。届时赵坚持邀我下车到家，并对我说：“明晨我送你过林口。”我欲辞谢。他讲：

“日本的‘国宝’石井前几天巡视牡丹江西的海林支队后，又巡视驻牡丹江东的林口支队。他每次出巡，在海林到林口间，都秘密戒严，并且‘拔橛子’，有身分证的官厅会社人员，虽不能当做‘橛子’被拔去，但是往往因受盘诘滞留而耽误了行程。”我问：“石井是什么人？”他讲：“石井是中将军医，留学法国，有医、工、理学三个博士的头衔，现任关东军的特殊部队长，该部队是专门研究细菌的特殊部队，对内对外，都严格保密。在诺门汗战役，日本开初吃了败仗，那时候日本全军震动，也可说全国都震动了。后来我们军管区司令部的日本顾问告诉我们说不要紧，‘国宝’上阵了。后来听说，从诺门汗到哈尔欣河，撒布了鼠疫细菌和炭疽热菌，苏联和外蒙军的人马受了感染，日军才争得了缓口气的时间，当时用的细菌就是这部队专门培养的。”赵讲：

“日本把细菌准备作为国际战的有力武器。我在团长任内接过防菌的日文密令，细菌的种类有鼠疫、霍乱、伤寒、白喉、结核、炭疽热、破伤风等等，这些病菌大都是该部队的生产

品。”我问“概子”是什么，他说：“这部队一般的试验本来是用老鼠，后来日本抓活人代替老鼠，给人注射细菌或在饮食中撒下细菌或毒药，而后看它经过的变化，以测验细菌或毒药的威力，看人几时才死，感染如何。‘概子’就是人的代名词。据说海林、林口这两个支队，几年来被抓去作实验用的人很多。支队都建在旷野中，圈着铁蒺藜电网，方圆五里内禁行人。去年，军管区司令部野游，还有日本顾问，走近海林支队电网附近，也被守卫的日军盘诘了一阵，劝速走开。要不是军人，一定被赶进去当作‘概子’用了。”我问：“共有多少这样支队？”他也不详细，只说大致都在北方铁路沿线。东部线上只有海林、林口两支队^①。西部线上的安达、海拉尔都有这样的支队。再有北大荒的依安和接近北方国境的孙吴，也驻有这种支队。该队本部在哈尔滨东南郊附近。还告诉我，“概子”是从各地集中营的俘虏和军警宪特逮捕的囚犯中“拔”的。为了应急，各支队在驻地附近，也从可疑的群众中“拔”。有些失踪不明下落的人，就是被作完细菌试验后，投入大炼人炉中去了。这年（一九四二年）春，第六军管区司令部的张少尉，便衣赴哈，密访携械潜逃的士兵，被特务逮捕，送入很大一片建筑物里，有日军守卫，幸而张少尉持有日系顾问致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的日文信，否则，他就被当“概子”了。他讲，一般人对这事知道得比军队早，原因是从事建筑的工人，在荒郊建高楼，内部格局奇特，不像厂房，却直矗着大烟囱，心中都怀疑。竣工后，还未“开市”就把他们全部打发走。住在附近的农民，

^① 实际上还有佳木斯、虎林、密山、鸡西等支队。

虽不敢走近电网，但可看见高入云霄的烟囱。在车站或在公路上，不断看见军用大卡车往电网里拉东西，从未看见过向电网外运产品。烟囱冒的不是黑煤烟，是呕人的臭黄烟。

他说，一般人的缺点是警惕性不高，贪小便宜吃大亏。有人拣食日军留置的糖豆包，一人中毒，波及全家，殃及全村。当时细菌部队的救护队（实验班）驰赴现场，检查细菌的效力，如果全村人死光，或所剩无几，就证明菌毒伤害力强大，便焚村灭菌；如果死人不多，证明杀伤力弱，还得进一步研究。他们作此种试验，在一九四二年里，就烧了两千余农户。此外，还有往井里撒药的，还有放带菌跳蚤的老鼠入村的。依安所受的奇灾，全是鼠疫菌或撒毒药造成的。弄得今年秋，连我们司令部野游，残余食品，遗留在野地上，都无人敢拣食了。在哈尔滨西南，有从飞机投撒包米黑穗病菌、麦角病菌，豆类立枯病菌的地区，并在蒙疆（兴安）有撒杀害牲畜的细菌，撒在牧场、贮水池、河川等处。

他还说，近来有个日本人顾问洋洋得意地对他说，战争使用军械已经过时了，他宣称：“现代化的武器只有日本和德国掌握着，等日军进入华盛顿，在白宫前接受罗斯福降书后，他把我介绍到现代化的武器库，可叫我开开眼。一毫升浓度的东西，就可伤害几万人。”

一九四八年春，我为维持生活，在长春自由市场出设露天的文具摊床。我的对面是卖旧物摊床，其中有一个沧州人叫李大个子，每天必和买主、卖主吵嘴打架，他头大腰圆，会点武术，两三个人敌不住他，谁也不敢惹他。他以前曾因奸污日本妇女，被送进过细菌部队。他常常自鸣得意地炫

耀：“我在细菌部队坐过牢，‘八·一五’得自由了，还怕什么？”

原来李大个子过去赶马车，在一九四三年新京开运动会时，有个住在北安路的日本少妇，坐李赶的马车赴运动场。李见色起意，把车赶到南岭气象台附近的树林里把她奸污了。因为日妇记住了车牌子号码，很快他就被捕坐了牢。

在被捕半月后的一个深夜里，李和牢内的身体强壮的人，全给蒙上眼睛，架上了载重汽车，行驶不到一小时，车停在一个大院内，就被塞入监狱里。那里每天吃大米白面还有好副食，也没有挨打或受刑。有一天下了大雨，监狱人都被叫出去搬稻草包着的木箱，有四百来斤沉，普通是两人抬一个，往仓库里轻轻地放下，李一个人扛一个还放得轻稳、堆得整齐。从这天起，把李的脚绊去掉，叫住在工人屋里吃高粱米饭和咸菜。

常了，李才知道那地方是孟家屯，距长春市内二十多里。住的大院是一〇〇部队，是培养细菌的地方，专用活人做试验，死了就扔进炼人炉，冒股黑烟就完了。四处都是电网，想逃出比登天还难。院内都是带着武器的鬼子兵，房子很多，分很多部，这部的人不许到别的部去。不是部队的人走错一步，就要被鬼子打死。每天做笨重体力活的人，不给打药针，但是都知道早晚也得死在这里，谁也别想出去。李大个子说：“我早横了心，反正人活百年也得死，活一天算一天吧！我在这个大院住了两年多，天天看见烟囱冒烟。就是每天死十个、八个人，计算起来也死了几千人。往这送的人真多，隔不上几天就运来几大汽车。受试验的人怎样叫喊，我没有听说过，就是看过冬天剥去衣服绑在柱子上的冰

人（冷水浇身活活冻成的冰人）。因冰人尸体不好烧，只好叫我们抬走，刨个深坑埋上，据说这是试验寒度的。还有一年四季里叫我们进去收拾烧剩的死马骨，抬出来埋上，这是常做的活，马也是受细菌试验死的。这个大院做出什么东西来，我一直没看见过。只听说过做出的东西毒很大，人、马沾染上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得死，还能传染。那里没有星期和年节放假，就是鬼子兵也不许出去。在一九四四年冬天，有逃跑的鬼子兵，在头道电网的地方，就被电打死了。从一九四五年七月起大院防空，夜间灯火管制，从八月起往外运大箱子，不知装些什么东西，因深夜大雨，车陷入院外的泥水坑里，叫我们往下卸箱子，等把车从泥坑中开出来，又往车上装箱子。连日大雨，泥水没腿根深，夜黑人乱，我和另外的两个苦力就蹲在泥水坑里，仅把脑袋露出来，藏在蒿草丛中，等卡车开走后，我们爬出来，逃出这座人间的魔窟，得了活命。”